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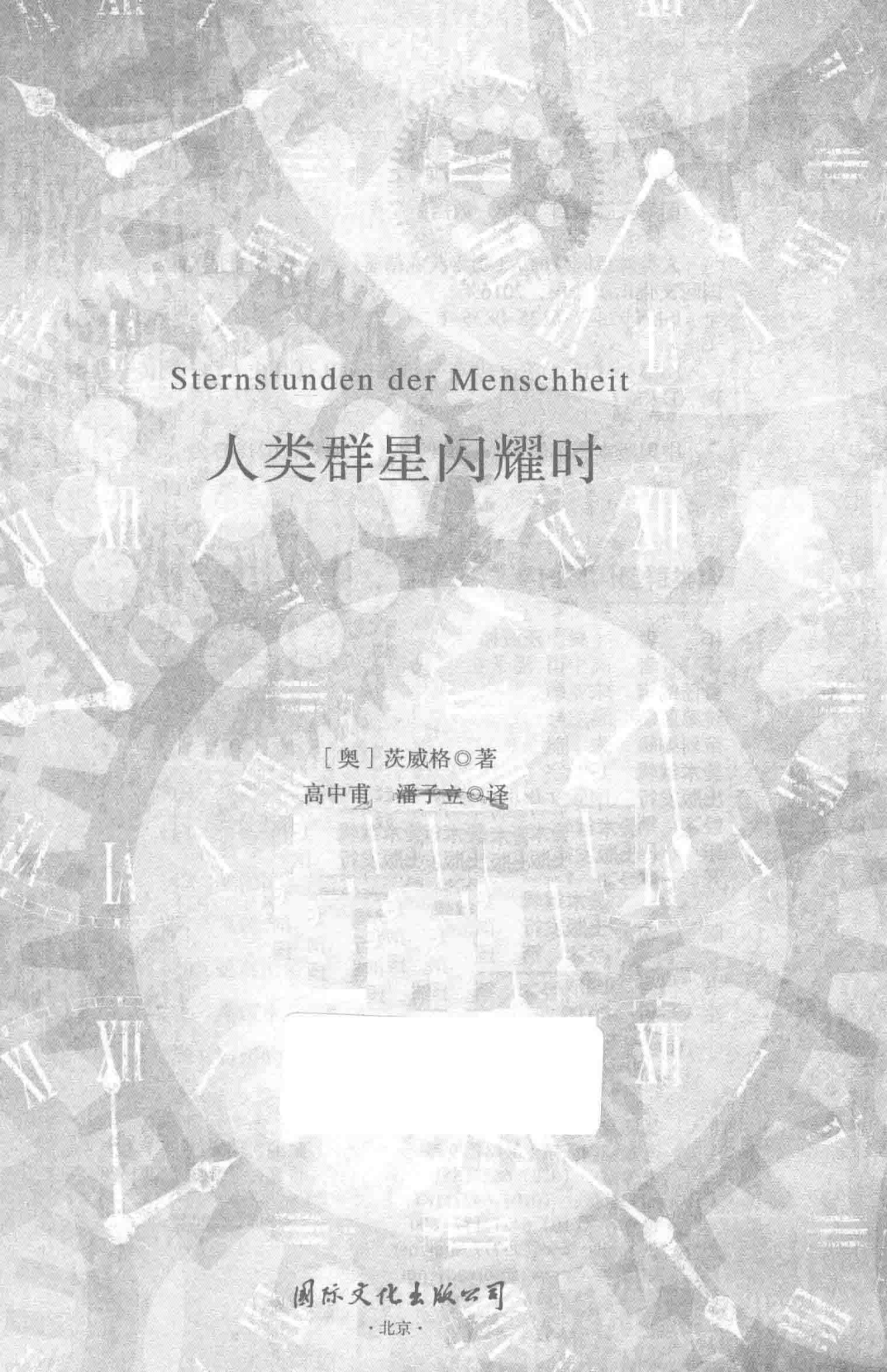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 茨威格◎著

高中甫 潘子立◎译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 茨威格◎著
高中甫 潘子立◎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群星闪耀时 / (奥) 茨威格著; 高中甫, 潘子立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6.4

ISBN 978-7-5125-0836-1

I. ①人… II. ①茨… ②高… ③潘… III. ①历史人物—列传—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1803 号

人类群星闪耀时

作 者	[奥] 茨威格
译 者	高中甫 潘子立
责任编辑	宋亚暄
统筹监制	葛宏峰
策划编辑	朱 然
美术编辑	秦 宇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8 印张 1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836-1
定 价	20.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总编室: (010) 64271551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www.sinoread.com

邮编: 100013
传真: (010) 64271578

目录

- 001 译序
- 005 作者序
- 007 不朽的逃亡者
- 033 拜占庭的陷落
- 059 亨德尔的复活
- 083 一夜天才
- 101 滑铁卢决定胜负的一瞬
- 119 玛里恩浴场哀歌
- 131 黄金国的发现
- 143 壮丽的瞬间
- 157 飞越大洋的第一句话
- 179 逃向上帝
- 219 南极争夺战
- 239 封闭的列车

译序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我国读者颇为熟悉的德语作家。他出生于奥匈帝国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少有文才,十六岁前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后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德国和法国文学,1903年获博士学位。

茨威格一生著作繁富,举凡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游记、文论、传记等等,均有作品问世,并翻译文学名著。但使他蜚声世界文坛的成就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和传记。

他的小说以细腻而深刻的心理刻画名世,文笔清新、优美,深受读者喜爱与评论家称许。《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其代表作,其他如《夜色朦胧》《国际象棋的故事》等都是足以体现其创作风格的重要作品。其传记创作的代表作当推论

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巨著《三大师》；此外，《罗曼·罗兰》《自画像的名家》（记述卡萨诺瓦、斯汤达和托尔斯泰）《精神疗法》等都是他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财富。

茨威格一生执著追求创作艺术精品，他曾说过：“如果我写了一千页，一再修改之后，八百页扔进了字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精华，我也绝无怨言。”因此，他的作品既经受得住苛刻的批评家挑剔目光的反复审视，又拥有数以千百万计的热心读者。世人公认茨威格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德语中短篇小说三大名家之一。

1933年希特勒上台，维也纳政治环境恶化，茨威格遂于1934年移居伦敦。1938年希特勒兼并奥地利后，茨威格便入英国籍，不久赴美，旋于1940年经纽约前往巴西。这个时期他创作的《国际象棋的故事》，尖锐地揭露和抨击法西斯的罪行及其严重恶果。这是茨威格直面严酷现实、具有强烈时代感和批判意义的上乘佳作，不仅脍炙人口，而且表明了他的思想和创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茨威格很明白自己属于“过去的时代”。这从他的长篇自传的标题《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也能看出端倪。在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他看不到人类战胜法西斯的希望。他绝望了。1942年2月23日，他偕夫人在他的巴西寓所服毒自杀，留下一纸遗书，其中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也已自我毁灭……由于长年浪迹天涯、无家可归，我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为好。我向我所有的朋友们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



而去了！”

由于世界观的局限，茨威格看不到反法西斯斗争尽管尚处于困难阶段，但正在艰难而扎实地一步步走向胜利，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他的死是一个悲剧，一位极为看重人类美好的精神财富并为增添这种财富作出巨大贡献的正直的资产阶级作家的悲剧。茨威格去世后，巴西总统下令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全国为他致哀一周。作为在异国去世的作家，这是难得一见的至高殊荣。

和茨威格的某些大部头著作相比，《人类群星闪耀时》（一译《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不过是一本小书。作者为这本小书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副标题——十二幅历史袖珍画。这是有别于历来习见的文学体裁的另一种文学样式。它不是小说，却有如小说一般扣人心弦，令人开卷便不忍释手；它不是传记，却有传记的真实性和现场感；它不是报告文学，却能予人以报告文学的现场感。拿破仑、列宁、歌德、托尔斯泰……仅仅想到能有幸一窥世界史上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伟人名家传奇一生中极具戏剧性的插曲，便足以令人怦然心跳；加以作者以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描述史实，指点评说，清词丽句与深刻的人生哲理交相辉映，予人以极大的美文学享受，无怪乎此书面市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当年德国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不读不快，足见文学巨匠大手笔的非凡魅力。《作者序》中所说“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唯一的一个日期，唯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等语，窃以为不妨视为一家之言，不必深究。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必然性，作者也说：“真正的事件均有待于发展”，在偶然性的表象下面，存在着构成重大事件的因素积累，

绝非纯系偶然。

自知学识才力有限，唯恐对不起原作者和读者，虽兢兢业业，不敢草率从事，但错失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海内外专家学者与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

潘子立



作者序

没有一个艺术家平日一天二十四小时始终是艺术家的，艺术家创造的重要的一切，恒久的一切，总是只在罕有的充满灵感的时刻完成的。我们视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诗人和表演家的历史亦复如此，她绝不是不息的创造者。在这歌德敬畏地称之为“上帝神秘的作坊”的历史里，平淡无奇、无足轻重之事多如牛毛。这里，玄妙莫测、令人难忘的时刻至为罕见，此种情形，在艺术上、生活上也是随处皆然。她往往仅仅作为编年史家，漠然而不懈地罗列一个个事实，一环又一环地套上那纵贯数千年的巨大链条。因为绷紧链条也要有准备的时间，真正的事件均有待于发展。向来是：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倘若艺术界出现一位天才，此人必千载不朽；倘若出现这样一个决定命运的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必将影响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此时，无比丰富的事件集中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一如整个太空的电聚集于避雷针的尖端。平素缓慢地先后或平行发生的事件，凝聚到决定一切的唯一的瞬间：唯一的一声“行”，唯一的一声“不”，太早或者太迟，使这一时刻长留史册，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

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唯一的一个日期，唯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这样一些戏剧性的时刻，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生活上，在历史的演进中，都是极为罕见的。这里，我试图描述极不同的时代、极不同的地域的若干这类星光璀璨的时辰，我之所以这样称呼它们，乃是因为它们有如星辰放射光芒，而且永恒不变，照亮空幻的暗夜。对书中描述的事件与人物心理的真实性，绝无一处企图借作者的臆想予以冲淡或加强，因为历史在她从事完美塑造的那些玄妙的瞬间，是无需乎他人辅助的。历史作为诗人、作为戏剧家在行事，任何诗人都不应企图超越她。

(潘子立译)





不朽的逃亡者

太平洋的发现

一五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装备好一艘船

哥伦布^①发现美洲后第一次归来，凯旋的队列穿过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人群拥挤的街道时，展示了数不胜数的稀世奇珍：一种迄今不为人知的红种人，从未见过的珍禽异兽，色彩斑斓大声叫喊的鹦鹉，体态笨拙的貊；接着是不久便在欧洲安家落户的奇异植物和果实，印度谷种、烟草和椰子。所有这一切都使欢呼的人群深感好奇，不胜惊讶。但最使国王、王后和他们的谋臣激动的，却是哥伦布从新印度带回来的装着金子的几口小木箱、几只小篮子。哥伦布从新印度带回来的金子并不多，不过是他从当地土著人那里换来或抢来的若干装饰品、几小块金条、几把与其说是金子不如说是金粉的金

①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出生于意大利的著名探险家，1492年他试图寻找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最短海路，一直向西航行，发现了后来被称为“新世界”的美洲。



粒——全部虏获物充其量也就只够铸几百枚杜卡登金币^①。可是，天才的幻想家哥伦布总是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他狂热地把开辟通往印度海路的光荣归于自己，一本正经地夸耀说，这只是小小的初次尝试。他说他得到可靠的消息，在这新群岛上蕴藏着丰富的金矿脉。那里，在多处旷野，一层薄薄的土地表层底下很浅很浅的地方，就有这种贵重的金属，用一把普通铁锹就能轻而易举地挖出黄金。再往南走，有几个王国，国王们用金杯饮酒，那里的黄金还不如西班牙的铅值钱。关于新俄斐^②的描述使贪求黄金永无餍足的国王听得入迷，当时人们还不太了解哥伦布此人好吹牛皮，对他的种种许诺深信不疑，于是立即为第二次远航装备起一支庞大的舰队，也不必派专人去招募海员。发现了新俄斐，那里只用两只手就能刨出金子，这消息使整个西班牙如醉如狂：数百人、数千人潮水般涌来，都要去那黄金国度。

可是，贪欲从城镇和乡村冲刷出来的是怎样的一股浊流啊！前来报名的不只是想使他们的族徽整个儿地镀上黄金的名门贵胄，不只是胆大鲁莽的冒险家，而是西班牙所有垃圾和渣滓，他们统统涌向巴罗斯和加的斯来了。试图在黄金国一显身手发大财的熔了金印的窃贼，拦路抢劫的强盗、瘪三，想甩掉债主的负债者，想摆脱好吵架的妻子的丈夫，所有这些穷困潦倒不得志的人们，有前科的、被法警追捕的在逃犯，都来报名参加舰队。这些落魄之徒，乌合之众，全都横下一条心，为了立即致富，什么暴力手段都敢用，什么罪恶

① 14世纪到19世纪在欧洲通用的金币名称。

② 俄斐，《圣经·列王记》中盛产黄金和宝石之地，西方作家以此喻黄金国。

勾当都敢干。哥伦布说的在那些国度只要把铁锹插进土里，面前就会出现闪光的金块，移民中的富有者都要带上仆人和骡子才能大批运送这种贵金属等等虚夸之辞，更使他们一个个想入非非。那些没有被吸收到探险队里的人就铤而走险，另辟蹊径；胆大妄为的冒险家不去多费力气求得国王准许，便自己装备起船只，只求迅速前往，攫取黄金、黄金、黄金；西班牙不安定分子和最危险的社会渣滓一下子都放出来了。

伊斯帕尼奥拉（即后来的圣多明各岛，又称海地）的总督惊恐地眼看这些不速之客潮水般地涌上他管辖的岛屿。海船年复一年运来新的货物和越来越不受管束的人。然而，新来者同样感到异常失望，因为这里绝非遍地黄金，他们像野兽一样向多灾多难的当地土著人扑过去，但从他们那里已榨不出一小粒金子了。于是这些不逞之徒四处游荡、劫掠，既令不幸的印第安人恐惧，也令总督惊慌。总督想让他们当殖民者，拨给他们土地，分给他们牲畜，甚至给他们为数可观的“人畜”，即给他们每人六七十个土著人当奴隶。但这一切全都无济于事。无论出身于名门望族的骑士，还是往日的拦路劫盗，对经营农场全都不感兴趣。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种小麦、养家畜的；他们不为种子和收成操心，而是去折磨不幸的印第安人——要不了几年他们就会把所有当地人统统灭绝的——要不就泡在下流酒吧里。不多久，这些人便负债累累，不得不在变卖地产之后再卖掉大衣、帽子和最后一件衬衣，落得只能依靠商人和高利贷者生活。

因此，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一位受人敬重的法学家，马丁·费尔南德斯·德·恩西索“学士”，为了带一批新人马去援助大陆上他



那一块殖民地，于一五一〇年装备了一艘船的消息，便广受这些落魄汉子的欢迎。一五〇九年阿隆索·德·奥赫达和迭戈·德·尼古萨这两个著名的冒险家获得斐迪南国王颁赐特权，在邻近巴拿马海峡和委内瑞拉海岸一带建立一块殖民地，他们匆匆忙忙地称之为卡斯蒂利亚·德尔·奥罗，即黄金的卡斯蒂利亚；精通法律但不谙世事的恩西索陶醉于这美妙动听的名字，被谎言所迷惑，把他的全部财产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可是从位于乌拉巴海湾的圣塞瓦斯蒂安新建殖民地不见送来黄金，只传来刺耳的求救的呼声。他的人员一半死于和当地土著人的战斗，另一半死于饥饿。为了拯救他的投资，恩西索孤注一掷，用他剩下的钱装备了一支救援探险队。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所有潦倒绝望的人听说恩西索需要新的士兵，都想利用这个机会随他离开此地。只要离开就好了，只要能摆脱债主、摆脱心存戒备的严厉的总督就好了！可是，债主们也都在小心防范。他们察觉那些负债最多的债务人企图溜之大吉，永不复返，便死命缠着总督，要他发布命令，未经他特许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该岛。总督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设置了一条严密的封锁线，只许恩西索的船停在港外，政府的小船负责巡逻，以防未经特许者偷渡上大船。那些害怕诚实的劳动和累累债务甚于害怕死亡的亡命徒，只好无限愤怒地眼睁睁看着恩西索的船扬帆远航，前去冒险。

木箱里的人

恩西索的船扯满风帆，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向美洲大陆驶去，海

岛的轮廓已沉没在蓝色的地平线下。这是一次平静的航行，起初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只不过有一条特别雄壮有力的大狼狗——名种狼狗贝塞里科的狗崽、自己也很有名的莱昂西科——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到处闻闻这，闻闻那。谁都不知道这条大狼狗是谁的，它是怎么跑上船的。后来，它在开船前一天运上船的一个装食物的特大木箱前面停下不走了，这就更引起人们的注意。忽然，简直匪夷所思，木箱的箱盖自动打开，从里面爬出一个约莫三十五岁的人来，佩剑执盾，头戴铁盔，全副武装，犹如卡斯蒂利亚的圣徒圣地亚哥。此人就是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他就以这样的方式对他那令人惊讶的大胆和机智做第一次试验。此人出生在赫雷斯·德·洛斯·卡巴雷洛斯的一个贵族家庭，曾以普通士兵的身份随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远航到这个新世界，他们的船只在多次迷航之后终于在伊斯帕尼奥拉岛靠岸。总督想使努涅斯·德·巴尔博亚成为一个顶呱呱的殖民者，但是白费力气，没过几个月，他就抛弃分给他的土地，彻底破产，无法向他的债权人交代。然而，当其他负债的人们握紧拳头在岸上冲着使他们无法逃上恩西索的大船的政府小船干瞪眼的时候，努涅斯·德·巴尔博亚躲在一个空的大木箱里，在起碇前的混乱中让他的手下人把这个空食物箱搬上船，大胆地绕过迭戈·哥伦布^①的封锁线而没有被人识破诡计。直至他知道船已远离海岸，绝不会为他一人再掉转头去，这个偷渡客才公开露面。现在他就在船上。

^① 迭戈·哥伦布（1480—1526），发现美洲的哥伦布的儿子，时任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



恩西索“学士”是个法学家，像大多数法学家那样，他对罗曼蒂克不感兴趣。作为有治安权的长官，作为新殖民地的警察总监，他不能容忍白吃饭和身份可疑的人。因此，学士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宣布他不想把他带走，经过下一个岛屿时，不管岛上有没有人住，都要把他留在海滩上。

不过后来事情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就在这艘船驶往金卡斯蒂利亚途中，他们遇见一条载满了人的船，这真是一个奇迹，因为当时只有几十条船航行在这尚不为人知的海域。率领他们的人名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在这之后不久，此人的名字便传遍世界。他的乘客来自恩西索的殖民地圣塞巴斯蒂安，起初人们还以为他们是擅离职守的造反者。但是他们的报告使恩西索大为震惊：圣塞巴斯蒂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是这块前殖民地的最后一批人，司令官奥赫达已乘船逃走，剩下的人只有两条双桅小帆船，不得不等到死得只剩下七十人了才动身离开，否则两条小船装不下他们。两条双桅小帆船中又有一条失事，皮萨罗率领的这三十四人就是金卡斯蒂利亚最后的幸存者。现在去哪里好呢？恩西索手下的人听了皮萨罗的叙述后，已没有多大兴趣再回去领教荒凉的移民区可怕的沼泽气候和土著人的毒箭，返回伊斯帕尼奥拉似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在这危急关头，巴尔博亚突然站了出来。他声称他在随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首次航海时对中美洲全部海岸都有所了解，还记得当年经过一个叫做达连的地方，在一条含有金子的河流的河岸旁，那里居住着待人友善的土著人。他说，应该去那里建立新定居点，而不是返回倒霉的伊斯帕尼奥拉。